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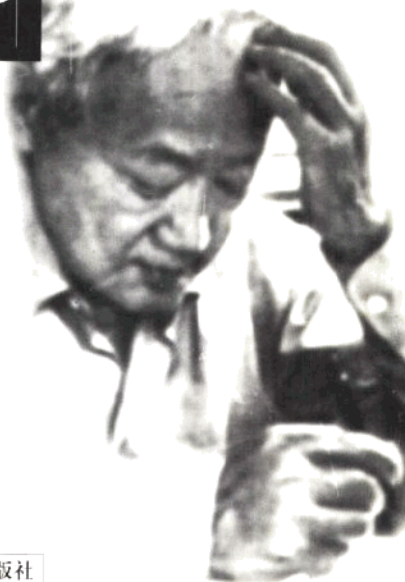
巴 金

作品精选

于涛 编



人 人 有 力
女 女 底 魔
一 个 到 的
一 一 人 等
有 另 男 何
没 道 对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再见罢,我的不幸的乡土哟!”	(1)
猴子的悲哀	(3)
两封信	(6)
繁星	(8)
海上生明月	(10)
病榻看雪	(12)
香港的夜	(14)
朋友	(16)
一千三百元	(19)
海珠桥	(23)
一个女佣	(26)
扶梯边的喜剧	(31)
在轰炸过的日子	(36)
我的梦	(40)
呖语	(45)
海的梦	(49)
过年	(52)
沉落	(57)
雪	(60)
月夜	(63)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66)

“重进罗马”的精神	(71)
大黄狗	(74)
爱尔克的灯光	(77)
雨	(82)
月	(85)
星	(87)
生	(89)
废园外	(92)
长夜	(95)
怀念	(103)
写给彦兄	(109)
忆	(113)
家庭的环境	(120)
做大哥的人	(143)
我离了北平	(152)
我的几个先生	(159)
谈《家》	(167)
谈《春》	(178)
谈《秋》	(195)
谈《寒夜》	(219)
关于《海的梦》	(234)
关于《还魂草》	(247)
关于《寒夜》	(256)
我的幼年	(270)
桂林的微雨	(280)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

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

^①这是一首叫做《断头台上》的歌子的第一句，这首歌在旧俄时代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流行过，据说是旧俄政治犯米拉科夫所作。

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猴子的悲哀

在最高的一层，就是头等舱的上面，大概是船长住的地方。我们在第四层甲板上可以望见上面的景物。那里的房间有三扇圆的窗户，被蓝花布窗帷掩着。房门不在这一面。房外两边都有空地，各放了一只小船，左边还放着几个铁丝笼，里面关了三四只大鸟。在一张桌上还有一个笼子，一只猴子被囚在里面。

有一天，猴子居然从囚笼里逃出来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第二天早上，就是离开新加坡的次日。我看见旗杆上有一个像老鼠一般的东西。旗杆很粗，上面因为有几根起重机的杠杆要靠在那里，就加了一个椭圆的木板，四面也围着铁栏杆。栏杆不高，又不密，倘使有人站在木板上往下看，他的身子只能够被栏杆遮住一小半。所以猴子在上面跳动，我们也看得见。船的两边各有一个用粗绳（也许是铁丝）编成的梯子，一直通到木板上，有时水手也从这个梯子爬上去扫除上面的灰尘。木板上面还有一道小梯，通到旗杆的顶上。

起初我还疑心那个东西是老鼠，因为我们在货舱里看见过大老鼠，而且那时我还不知道猴子逃亡的事。后来猴子沿着梯子爬下来，但是爬到中途又爬回去了。这次我才看清楚它是猴子，而且就是平日关在铁丝笼中的猴子。于是有人来告诉我猴子逃亡的故事，又有人说它昨晚曾在上面拉绳子弄出响声来。

黎拿了一个苹果出来，问一个瑞士老头子怎样才可以把它抛上去给猴子吃，猴子已经饿了快一天了。瑞士老头子虽然是老于航海的人，却也没法回答黎的问话。

不久一个水手从左边的梯子爬了上去，爬得很快。他快要爬到上面，却给猴子看见了。猴子就从右边爬下来。这个水手马上退了几步，向旁边一侧，同时把手向猴子一扬。猴子本来很狡猾，它爬到半途便停下来观动静，这时又爬回到木板上去。水手看见它爬回去，就很快地爬上了木板。猴子却又从右边爬下去了。于是另一个水手又从右边的梯子爬上去。猴子看见两边都有人上来捉它，便很快地溜到起重机的杠杆上面。右边的水手立刻把脚一蹬手一扬，也就溜到那根杠杆上面。猴子又溜上了另一根杠杆，水手也跟着上去。猴子看见追得急了，连忙溜到旁边吊货的绳子上。下面站的旁观者便拉起那根绳子用力摇动。猴子没有防备，经不住一摇就落到第三层的甲板上面了。旁观的人一齐跑过去捉它。它跑得很快，大家都追不上。后来还是一个法国兵用了一顶大帽子把它罩住了。这时候饲猴人就跑过来，很欢喜地把猴子抱在怀里，走上最高的一层去了。

猴子在饲猴人的怀里不住地哀叫。声音并不响亮，却有点惨痛，在这静寂的海上，在我的平静的心里，许久都不能消去。

两封信

在平静的印度洋上，我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我的两个哥哥的，里面有这样的话：

“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只是我这样地思念你们，你们果然能够知道么？你们也许不会了解我。这一年来我是一天天地走向孤独了。我和家里的人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消息，便是和你们两个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我愤怒地对自己说：‘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罢，不要使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总之，你叫别人忘却你，你也就忘却别人罢！’

“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自己可以被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是这半个多月来的生活，更使我认识了我自己。无论什么人，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给我所敬爱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写了下面的

话：

“……我们从卧佛寺出来，菊花和树叶还插在我们的衣袋里。此行于我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庄严已经引不起我的注意了。然而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我也曾与许多和尚往来（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你自信你看破生死罢，然而你看见或者身历可悲、可喜、可愤的事，还是不能不悲喜、愤怒，否则你便不是人了。然则你又何尝看破生死呢？所谓虚无是与现实的人的世界相冲突的。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这样的我来到了佛教史上的重要地方，站在伟大的卧佛之前，会有什么感想呢？我已经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了。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繁 星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

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海上生明月

四围都静寂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像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

也是幸事。

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病榻看雪

到了巴黎，我第二天便病倒了，那时我住在 Blanville 街五号的旅馆^①里，时间是二月二十日。我是一月十五日离开上海的。

二月的天气在这个多雨的城里算是最冷的时节，我又住在第三层的高楼上，看不见阳光，房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开了窗我又受不住冷风，关上窗户，房里就成了黑暗世界。窗外便是对面的高楼，下面是窄狭的街道。天空是阴暗的。

早晨吴和卫来看我。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一句话也不曾说，他们也没有注意。吃中饭时，他们约我出去，我说，不想吃东西，我病了。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我头昏，心里难受，四肢无力，疲倦地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昨晚在吴那里拿来的一本书还在枕头边，是昨夜临睡时读了几页后放下的，我拿起来读了一页，就觉得读不

^①旅馆：还是指公寓。

进去，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只得抛下它，一个人在床上胡思乱想。后来我居然睡着了。还是卫和吴的敲门声把我惊醒起来的。

他们给我买回来了酒精灯，锅子，糖。卫在这里照料，吴又出去买了酒精和牛奶。他们把牛奶煮好拿给我喝，我本来不想喝什么，却也听了他们的劝，勉强喝了一大杯，又重新睡着了。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们又把我唤醒，煮了一杯牛奶给我喝。窗外有白色东西在飞舞，像柳絮，像棉花，又有些细微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卫，他说：“落雪了。”

“落雪了”，这三个字把我心头的烈火完全弄灭了。窗外的雪霏霏地落，我心里的寒冷也不断地增加。吴在旁边读报，他忽然告诉我：丹麦的文学批评家乔治·布朗德斯^①病故了。

^①乔治·布朗德斯(1842—1927)；《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六卷)和《俄罗斯印象记》等书的作者。

香港的夜

我们搭小火轮去广州。晚上十点钟的船离开了香港。

开船的时候，朋友洪在舱外唤我。我走出舱去，便听见洪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

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

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每一盏灯就像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静寂的，柔和的。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像人在眨眼，或者它